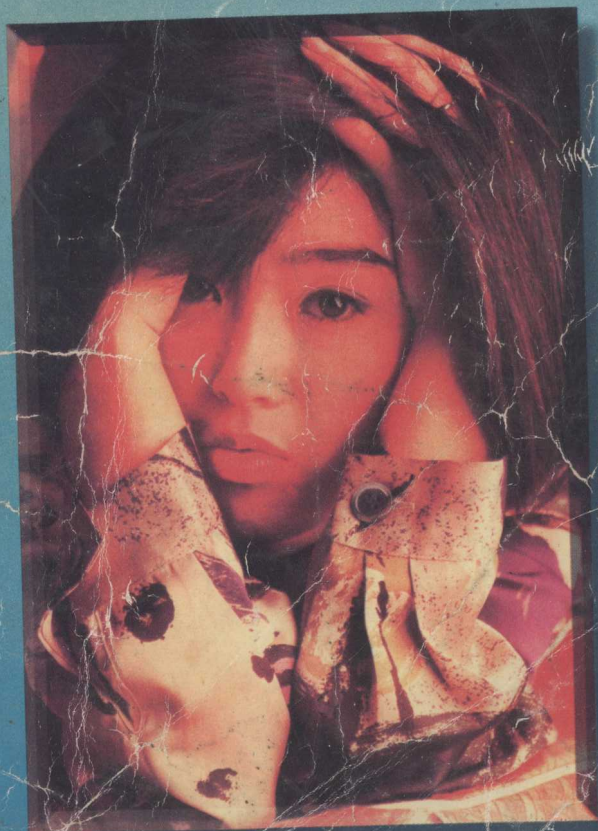


情愛遊戲

晓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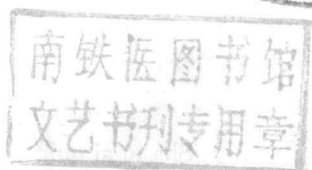
语文出版社

224

I247.7
X13

杀戮爱情

晓征著



语文出版社

34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戮爱情/晓征 著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12

ISBN 7-80126-399-5/G·276

I. 杀… II. 晓…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G623.294

Sha lu ai qing

杀戮爱情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兴谷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大1/32 14印张 250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19.8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末日	1
伤逝	17
变化	59
雾霭缭绕的世界	71
把感觉留给自己	99
邂逅	127
弑母	157
印象	181
睡美人的轻纱	189
城市喇叭花	233
当代农夫	255
白日梦	267
夏日血案	307
妈妈病了	327

小憩.....	347
无奈现实.....	369
路漫漫其修远兮.....	397
杀戮爱情.....	419

末日

吴老彻底地退下来以后，日子变得更为清闲。为了打发这许多无聊的时光，他让人把院子里的水泥地给刨了，他不会锄花弄草的，就种上些瓜果蔬菜之类的。早先的农活也已生疏，好在有淑芸在一边指点江山，他的瓜果倒也长得肥硕硕的，他的心里很有一些成就感，也就蛮得意的。

早晨，吴老给院子里的蔬菜浇完一遍水后，稍稍有点累的感觉，他站了一会，看着眼前满是黄花绿叶的菜畦，明天你们就归淑芸了。他想。他放下水壶，一边做着扩胸的动作一边沿着菜畦中间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向客厅走去。太阳还没出来，但光线已显得扎眼，这又是一个高温的日子。好在淑芸今天就会回来，他可以不用去买菜。这已成了惯例，淑芸每次从乡下带回来的农副产品

是不会使他失望的。他进了客厅，拿过茶几上的杯子，用开水烫了一下，又拿过听子，右手的五指在听盖上稍一用力，盖子就被拔了下来，他拈出一撮今年的春茶放进杯子里，然后向杯子里注满了水，一杯酽茶就泡好了。他在竹制的躺椅上坐了下来，点燃一支烟叼在嘴边，顺手拿起茶几上昨天的报纸在眼前展开，报纸上的字迹很模糊，他这才想起他的老花眼镜放在楼上的卧室了。他不想就上楼去，他想先歇一会，于是，他放下报纸在椅子上躺了下来。

吴老，牛奶！院子外面响起了送奶人粗犷的声音。

来了。吴老忙应道。他把烟搁在烟缸沿上，趿拉着拖鞋，往大院的铁栅栏走去。吴老，早！送奶人恭敬地同吴老打着招呼。早，早早。吴老笑迷迷地回应道。说话间吴老接过了送奶人隔着铁栅栏门递过来的两瓶奶，然后送奶人与吴老道了别，跨上他的自行车走了。

吴老提着两瓶奶往回走。他不喜欢喝奶，这两瓶奶是给淑芸和她的儿子订的。淑芸的婆婆去世了，她带着儿子回乡下奔丧去了。临行前，吴老给她一叠钞票，可她不肯要，还是留着自己用吧。她说。这一句话把吴老的心里说得热乎乎的，可最终，他还是把钱塞进了她的口袋，她不便坚拒，她知道那样做会伤害他的，尽管，他俩谁都不缺钱。吴老已不能准确地说出淑芸回去了多长时间，是十天还是半个月，但他觉得这段日子是那么漫长，好在今天总算到头了，他的郁闷的心境中总算是吹进了一丝怡人的春风。他把奶瓶放在客厅的几子上，转身进了盥洗室，他打算洗漱以后，到路边的小店里去买两块酥饼再加两根油条裹着吃。他洗了脸刷

了牙，走到镜子前拿起梳子梳起他的黑白夹杂白多于黑的头发，看着镜中日见增多的白发，老了！他不由在心中喟然长叹。想当初，他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仿佛一转眼间，已经老了。这一生，真如文人们说的，仿佛一场大梦一般。他曾细细地想过，如果说这一生还有所怀念的话，那应是与他的生命曾有过密切关系的三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圆圆的脸，齐耳的短发，即使是臃肿的土布冬衣也无法遮挡一条武装带所勾勒出的细细的腰，那一口白晶晶的牙齿与细腻的皮肤，在一群饱经烟熏火燎的战士们中间显得极为抢眼。虽然她才二十四五岁，但已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她一直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后因叛徒出卖，撤到了解放区。

那时的吴老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领导们称他小吴，战士们喊他排长。小吴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个道地的泥腿子。虽然他不懂什么是自由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但他知道那必是一种好日子。出于对好日子的向往，他这个农民的独生子没有犹豫地参了军。因为在战斗中出色的表现，他干过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并且火线入了党。苦于没有文化，正如俗话说的大字不识一箩筐，他在排长这个位置上就开始原地一二一。

这时候，女大学生来到小吴所在的连队任指导员。女大学生无疑是个聪明且勇敢的青年，她很快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各种枪械，而这些她都是跟小吴学的。小吴是这个连队的业务尖子，单说那

枪法，用百步穿杨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指导员的枪械教练由他来做，显然是一点也不委屈指导员的。

小吴也即今天的吴老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教女大学生射击的场景。

初冬时节，一天上午。灿烂的阳光给人们的视觉平添了一丝温暖的感觉，但对衣衫并不厚实的军人来说，空气无疑是凛冽的。一片开阔地，五十步的前方是一块自制的靶子，上面是女大学生画的几个同心圆，五十步的这边立着两个年轻的军人。填弹举枪瞄准射击，小吴一步步地讲着，小吴轻轻地扣动了扳机，于是一个清脆的声音在空气中开始了它的旅行。他知道不用看准是正中靶心。当他垂下枪口准备把枪交给指导员的时候，他发现她原先白里透红的脸上没有了一丝血色。他抓住枪身，第一次吗？他问。这么近，还是第一次。女大学生说。她的耳际响起了阵阵警笛的声音，还有那遥远的枪声，但那时的恐怖只是一瓶稀释了的溶液，那里杀人是很少用枪的。怕吗？他问。有点。这话一出口她就觉不妥，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这算什么？于是，她又说。她拿过他手中的枪，来，现在你是指导员。女大学生好看地笑着说，她的脸上恢复了平时的蓬勃的血色。小吴显然受到了感动，为了这样一个美丽女子的举枪。如果有一颗子弹向她飞来，他是愿意站在这样的笑容的前面的。他想。他伸出手去，纠正着指导员的动作，他的手触到了她的柔软的手，他的脸上立刻着了火一般，好在指导员此刻正全身心的投入在她的射击训练中，她没有注意到他的羞赧。

第一次实弹射击后，小吴对指导员的感觉就像冬夜旷野的篝

火一般。

在连队不到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里，指导员与小吴常在一起，小吴教枪械指导员教文化课。使小吴感到奇怪的是，别人教的字词他今天学明天忘，而指导员教的，就好像是刀刻在他的脑子里。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小吴培养起了他对文化课的兴趣。

小吴对那段时光是依恋的，但这个从农村来的泥腿子，他还不懂得这种依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只是到了后来从传说中听到了她的对像在某个大城市在白色恐怖中领导着地下斗争，只到后来他见到了她手中拿着的一张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青年的照片，他感觉心中空落落的，一连好长时间提不起精神来，只到建国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对像，他才真正懂得了那种对异性的依恋叫做爱。也是到了后来，他有了相当的文化，他才懂得了那种依恋是很难成为现实的，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小吴到老吴的经历中，每回忆起这段往事，他的心中就会产生甜蜜的感觉，那感觉就宛如在他烟抽得口中发苦的时候，喝了一小口浓浓的甜菜汤。

部队结束休整以后，就在不断地辗转战斗中。在一个遍地月光的夜晚，师指挥所得到了一个迟到的消息，敌人对师指挥所的合围就要完成。当时师指挥所有近两千人的非作战人员，作战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连长与指导员立即作了分工，连长带两个排作前卫，指导员带一个排作后卫。连长把连里的机枪班悉数留给了女大学生，他甚至把自己最忠心耿耿的通讯员也留给了她，并下了死命令，如果指导员回不来他就别回来了。那个明月朗照的夜晚，

大概只有天上的月亮与地上的指导员看到了连长表情的异样。连长身先士卒带着两个排杀出了一条血路，师指挥所仅有几人身负轻伤，而女大学生与她带领的后卫人员没有一个回来。那夜，小吴从身后渐远的激烈的枪声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当预感得到证实的时候，他跑到无人的旷野大哭了一场。后来，小吴才知道，身负重伤的连长还有某些没有伴侣的师团长对这位如火般的女大学生有着刻骨铭心的印像。

吴老吃了早饭已是九点多钟，他从楼上拿下老花眼镜，躺在竹制躺椅上读起报来。报上连篇累牍的都是些国家和省市领导人的反腐倡廉的讲话，还有一些反腐实绩的报道。看来，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吴老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一切都是为了淑芸。如果不是妻的早逝，会有与淑芸之间的这段故事吗？

建国的时候，小吴已离开了警卫连，升任另一连队的连长，他率领连队接管了本市的电厂。那时的电厂远没有现在的规模，但党的领导清楚地懂得战争结束以后，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将是国家的建设问题，而作为建设的一个分支的工业，是离不开电的。那时，敌人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于是就有了军管。小吴不久从军队转到了地方，任电厂的党委书记。这期间，有很多热心人关心着小吴的终身大事，小吴也见过几个，但终因阴差阳错而没有结果。

从战争转向工厂的管理，对小吴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时他感到了文化知识的不足。（虽然，在女大学生牺牲以后，他

就没有放弃过学习。他把学习当作怀念女大学生的方式。)城市稳定以后,在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向组织上提出了学习的要求,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同意,他进了一所文科大学进修。在课堂上,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文静漂亮的女青年。两年进修结束以后,他俩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的妻子后来分到了市政府工作。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妻忙着胜任自己的工作,小吴的官衔不断地变换着。时间很快进入了六十年代,妻有一天满怀喜色地告诉小吴,她怀孕了。虽然,国家正面临着罕见的来自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困难,人民的日子过得很难,但小吴与妻还是热情地欢迎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小吴的日子过得也很难,但儿子还是健康地成长了起来。又过了几年,组织上有人找他谈话,他将成为地师级的干部,负责省里某个局的工作。正当他满怀热情地准备接受他的新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因为那纸仍然散发着油墨香的任命文件,他成了错误路线的追随者。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爆发了武装冲突。一天,妻在下班的路上,一颗流弹击中了她,她永远地倒了下去。

丧妻的痛苦与对文化大革命的迷惘,使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的头上过早地出现了白发。又一年的清明,他带着他的儿子回家祭扫了父母的亡灵,然后把儿子托付给坚强的岳母,只身踏上了去干校的坎坷的路途。

从此,他的命运就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沉沉浮浮。

茶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吴老拿过听筒。喂。

吴老吗？

我是。吴老听出是赵局长的声音。

形势好像不太妙，检察院和纪委都已介入此事了。赵局长显然想使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但吴老还是听出了他的发自内心的恐慌。

知道了。吴老的口气淡淡的。

有办法了？赵局长从吴老淡淡的语气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明天就会知道。

太好了！赵局长的每一根神经都兴奋了起来。

就这样，明天见。赵局长还想说点什么，吴老不肯给他机会，他挂了电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小兔崽子！吴老在心里骂道。可是，自己就没有责任吗？最终的一切是要自己点头才有用的呀。

吴老终于熬到了落实政策的这一天，他搬进了眼下他住的这幢小楼。但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工作。组织上说。于是，他只得赋闲在家。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儿子接了回来，他劝老岳母也过来同自己住一起，但老人家拒绝了。他找了一个长得清爽的中年乡下妇女做保姆。他是冬天搬进来的，儿子次年夏天就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将门无犬子。他在心里暗暗得意。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一个职位，是文革前他尚未上任的位子。他心里蛮开心的，又可以放开手脚为国家做点事情了。他想。当他走马上任以后，他在下属们偶尔的背后议论中，听到了对他的不失恭敬的吴老的

称呼，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老之将至。他的壮年时光在不经意间被人偷走了，他将很快不符合党的干部年轻化的用人标准。于是，他更加勤勉地工作，希望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一年春节前夕，他的保姆住进了医院，她的乡下的儿女们把她接了回去。儿子来了一封信，说他今年寒假不回来了，他想抓紧时间温习功课，准备考公派留学生。

这时，吴老感到了孤独，也就在这时，淑芸和她的丈夫走进了他的客厅。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吴老午觉醒来以后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考虑着局里的工作安排，这时他听到外面仿佛有动静，他凝神静听，有人叫叔，而且是用家乡的方言叫的，他忙起身走出客厅，外面果然有人。他走到铁栅栏门前的时候，他看到门外站着一男一女，衣着很乡气，一看就是乡下人，女人手中拎着一只帆布包。叔。女人开口叫道。女人的面容微黑，一笑却露出了白净的牙齿，表情有那么一些羞赧。吴老这才恍然忆起她是自己堂兄的女儿，那次回家祭扫父母亡灵的时候，她还是个刚刚开始显山显水的少女。吴老忙打开门把来人让进屋来。

家里好吗？吴老一边泡茶一边问。

穷，淑芸说，有点办法的人都到城里来了。想到叔，我们就来了。找到这，还真不容易。淑芸说话很爽利，没有乡下人的胆怯。她不住到打量着客厅的布局，她感觉自己好像在电影里一般。

怎么还站着？坐坐坐，随便坐。吴老转过身来的时候，发现小夫妻俩还在一进客厅的门边立着，就招呼道。他把茶杯放在一张

椭圆形的茶几上。

淑芸放下手中的帆布包，小夫妻俩向沙发走过去。淑芸的臀刚刚触到沙发的时候，那沙发软软的往下陷去，淑芸吃了一惊，她以为坐空了，忙站起身来。从吴老略显诧异的眼神里，淑芸明白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她灵机一动说，家里实在穷，没有什么可以孝敬叔的，带了一点山芋干来。她走到她刚刚放下的帆布包前，打开包，里面满满的山芋干。

山芋干？好！好！吴老笑逐言开的，不知哪一年吃过这玩意的了。他走了过来，拿起一块山芋干咬了一口，咬不动。老了，咬不动了。吴老打趣着，过一天煮着吃。吴老把山芋干放回包里。

正是淑芸的到来改变了吴老的计划，他回家过了一次春节，春节过后，他把淑芸夫妻及她的儿子带回了诚里。老区的生活实在太难了，淑芸一家三口住的房子，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然后糊上泥的，屋顶是稻草编成的。他只觉得心中有愧，但又无能为力。

淑芸的丈夫不久就在局的附属公司得到了一个位置，开始的时候，他还天天回来吃饭，渐渐地便稀疏了，他开始经常出差，为公司采买，那是很多人都想得到的肥差。吴老也想为淑芸安排一个工作，但淑芸不愿意，她说，她还是在家里做后勤的好。吴老听她这样说，也就随她了。

又过了一年，吴老的儿子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出国去了。

这年的夏天，吴老到了退下来的年龄。一天下午，吴老不想去局里上班，他打算呆在家里给组织上写份报告，希望鉴于他的身体状况，能让他再工作几年。他先睡了个午觉，醒来的时候，他发现

身上大汗淋漓的。他不由觉着奇怪，他记得睡觉前是把空调的温度设定在 27 度的，这空调怎么就关了呢？是记错了？于是，他不得不先去冲把澡。推开洗澡间的门的时候，吴老大吃了一惊，淑芸正赤身裸体的站在洗澡间里。你不是回乡下去了吗？吴老的理性驱使他该离去，但他却没能移动步子，他的目光贪婪地注视着女人的有着水蜜桃质感的身體。是的，我是想回乡下去的，但我又想，我走了，谁来给你做饭呢？我把孩子送上车后我就回来了。女人说话的时候用洗澡巾挡在胸前，可她的目光却传达着水蜜桃汁般的信息。吴老懂得这目光的含义，但他还是终于转身欲走。我忘了拿替换的衣服了，你可以帮我拿吗？女人第一次不称他为叔而用你。吴老立在门口，终于又转过身来，衣服在哪？他问。吴老的目光再次遭遇了水蜜桃汁般的眼光，他终于躲不开这目光。在这。女人说着，放下了手中挡在胸前的洗澡巾，女人扑上前来……

吴老后来才注意到女人的变化，两年多城市生活对她的耳濡目染，使她早已不再是初进吴老客厅时坐在沙发上把满是灰尘的布鞋往后缩的女人，她已经城市化了，有了城市女人的心计以及和城市女人一样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女人把她与吴老的关系告诉了她的丈夫，她丈夫的表现是那样的出乎她的意料，他很平静地接受了她的做法，他甚至还求她别抛弃他。女人不知从哪里搞来的药食给吴老吃，吴老吃下去以后，就感到自己的性器变得孔武有力，他有时简直就有还老返童的感觉。吴老对淑芸的依赖越来越强了，女人知道他的感情已被套牢了。

吴老退下来以后，组织上考虑了他的要求，让他当了局里握有

很大实权的顾问，局里暂时不设局长，现在的赵局长也就是当时的常务副局长有重大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得到吴老的同意才行。

后来就有了赵副局长牵头的巨额贷款担保，吴老已经否决了赵副局长的提议，但淑芸不知怎么知道了，她就说服了吴老。淑芸得到了五万元的回扣，她在乡下砌起了村里的第一幢楼房。后来，赵局长有事的时候，往往先跟淑芸通个气，淑芸在一边帮腔的时候，吴老就很难拒绝。淑芸因此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好处。吴老的心里很是忐忑不安的，但他又不忍看到淑芸不开心的样子。他知道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的。于是，在干了两年顾问以后，他力荐赵副局长负责全局的工作，他就彻底退了下来。

淑芸继续留在了吴老的家里，充当着对内是主妇对外是保姆的角色。

那么，当初出来扛枪打天下是为了什么呢？无疑是为了过上好日子。那时，他还不懂得什么主义，即使是现在，他也不算很深刻地懂得什么主义，他觉得最朴素的答案应当是为了自己和与自己一样的人过上好日子。但好日子标准是什么呢？与淑芸在一起，他的确感到身心的愉悦，但他深深地懂得，当初那样多的战友倒在他的身边，那些死去的战友对好日子的期望决不是如他现在的生活这个样子的，但同时，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他现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他感到幸福。他真的难以设想，如果没有淑芸，他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吴老觉得光线暗了下来，他侧脸往门口看去，淑芸正站在那。